

这种燃起激情的良心的等待如同一次冲动，如同一次惊人的……  
是对受到震惊的内心的倾听。  
所左右了。

中外名家经典随笔

【茨威格卷】

这当儿，在这及时而……  
的声音：“你起身，站起……  
己的完成迈步走去。

# 回归自我

[奥] 茨威格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外名家经典随笔

【茨威格卷】

# 回归自我

[奥] 茨威格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自我/(奥)茨威格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2

(中外名家经典随笔)

ISBN 978-7-5354-3783-9

I. 回… II. 茨… III. 随笔—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732 号

责任编辑:田扬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插页:1

版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7 千字 印数:1—6000 册

---

定价:25.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前言

散文随笔在茨威格一生的创作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给我们遗留下大量的散文随笔作品。他的散文涉及范围很广，谈历史、现实、社会、人生，论文学、艺术、作家、作品，文笔挥洒自如，到处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

茨威格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而他也从来不吝于表达对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崇敬之情。和他崇敬的这位大师一样，茨威格也擅长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对人性以及人的灵魂暗影实施一种近乎残酷的精神剥离与心理剖析，其深刻与准确的程度几乎无与伦比。他因此被文学评论家称为“打开弗洛伊德危险闸门的心灵猎手”。但他写作的目的不是用冷眼对我们进行审视、批判或是指引，只是忠实地向世界传达我们心灵的回声；与其说他是一个温和的叙事家，不如说是一个沉默的聆听者；他胸怀宽广，任何疯狂的行为与决堤的激情在他那里都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他和我们并肩站立，只是比我们更温柔，更耐心，更懂得宽容。但是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中却蕴含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逼使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拷问自己的灵魂。茨威格的许多散文作品都是以剖析伟大人物的心灵为内容，他为许多伟大人物撰写传记，但茨威格笔下的传记作品不是以所写人物的生平经历为主要内容，而是着重挖掘人物心灵成长的历史。因而，他的传记作品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一幅幅沉默地嵌入历史长廊中的画像，而是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心灵的挣扎，他们反抗命运时发出的呐喊，如因把苦难踩在脚下而站得更高的荷尔德林，不断经历毁灭与重生的尼采等等。茨威格一生为巨人作传无数，却只为自己留下一个弥漫着沉重乡愁的昨日世界。我们无法知晓茨威格在为巨人作传时会不会产生如萨特所言说的那种存在的恶心感，但

我们能确定的是，这些作品，不仅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世界艺术宝库的珍藏，也是茨威格展现自我的纪念碑。

茨威格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作品会没有读者。他的作品雅俗共赏，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都喜欢茨威格。在广大读者心目中，茨威格既是个杰出的作家，又是个能给人以慰藉和启迪的朋友。但他喜欢从一些最普通的现象入手来探讨问题。比如，经典的艺术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一方面，经典的艺术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得以流传下来；另一方面，经典的艺术作品能够征服大多数读者。这是我们的共识，而且对于经典作品的崇敬与热爱，使我们能够如数家珍般罗列出许多经典艺术作品。从这一普通现象着眼，茨威格开始探讨一个问题：一个有限的人是怎样创造出具有永恒性的艺术作品的？这就是《艺术创作的秘密》中要讨论的题目。在这篇随笔中，茨威格谈了他对作品与作者关系的看法，而这也是文艺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是作者创作出了不朽的艺术作品。但茨威格的问题却让我们陷入了迷茫：有限的存在者为什么会创造出闪耀着永恒光辉的作品？到底是作者创造了不朽的艺术作品，还是不朽的艺术作品创造了作者？从他亲切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相关理论观点的了解和思索，如“灵魂迷狂”、“无意识”、“自我不在”等等，他的这些思考足以与许多著名的理论大师——柏拉图、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来对话。或许作为凡人，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艺术创作的秘密，但这却不是我们停下追寻脚步的理由，而且有时候进入问题往往要比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更有意义。茨威格用这样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带我们一起进入这个问题，给我们以启示。《历史是公平的吗？》、《巴贝尔塔》等等无一不是如此。

无论是外界因素的逼迫还是思想者的自我放逐，流浪似乎是思想者的命运，他们就像是受到了诅咒一样在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道路上行走不止。茨威格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因为战争而去国离乡，颠沛流离。在他迈动着自己疲惫的双腿流浪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追寻辉煌的历史遗迹，拜访一些高尚的人，而且也有了机会能够站在欧洲之外去观察他的精神故乡。在许多散文中，茨威格留下了他四处游历的踪迹。我们和他一起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漫步，一起去感受纽约的节

奏，一起行走在莫斯科的红场之上。在这些作品中，他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题材和历史事件作了独到的观察和独特的描述，如选入本书中的《欧洲的光彩和阴暗》、《和平的濒死状态》等文章，是从他自杀前写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精选出来的，在这些文字中，浸透了茨威格对他的“精神故乡欧洲”的种种复杂感受。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写作是他最高的乐趣，因为他通过写作可以影响人们，因此他在《昨日的世界》中提到自己的作品受到人们追捧的盛况时，会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纳粹掌权之后，他不仅遭受到了驱逐，而且他的作品也成了禁书，遭到被焚毁的命运。那个给了他荣耀又残酷剥夺他的一切的故乡欧洲成了茨威格心中一根永恒的刺，时时让他心痛。而他能做的只能是用忧郁而绝望的眼眸向欧洲作最后的回望，《昨日的世界》正是这深情凝望的最后定格。

茨威格的人道主义理想已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完全摧毁。连天烽火，遍地尸骨，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堕落成自相残杀的野兽，使他无法再留恋这个世界。茨威格最终在极端的绝望中亲手熄灭了自己的生命之火，他一生为巨人作传无数，却只为自己留下一个弥漫着沉重乡愁的昨日世界。但他为我们留下的这些优雅美丽的作品，不仅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世界艺术宝库的珍藏，也是茨威格展现自我的纪念碑。

编者

2008年5月28日

# 目 录

## 触 摸 文 化

- 致外国友人书 · 002
- 无肖像者的肖像画 · 004
- 死亡的狂热 · 008
- 毁灭的音乐 · 013
- 嗜好撒谎与喜欢真理 · 017
- 我和世界 · 020
- 艺术家 · 030
- 向罗曼·罗兰致谢 · 039
- 福楼拜的遗著 · 041
- 麦哲伦自由了 · 045

## 接 近 伟 人

- 耶莱米阿斯·高特海尔夫和扬·保尔 · 059
- 尼采和朋友 · 063
- 胡果·封·霍夫曼斯塔尔 · 072
- 夏多布里盎 · 081
- 巴尔扎克的优雅生活的密码 · 084
-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悲惨生涯 · 089
- 拜伦爵士：一个伟大生命的戏剧 · 095
- 谈华尔特·惠特曼 · 103
- 健忘的悲哀 · 106
- 古斯塔夫·马勒的重返 · 110
- 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灵柩旁的讲话 · 119



## 生活行走

- 123 · 懒惰的胜利
- 127 · 海德公园
- 133 · 纽约的节奏
- 138 · 两个大洋之间的时辰：巴拿马运河
- 145 · 适应俄罗斯习惯
- 147 · 红场
- 149 · 拜访高尔基
- 151 · 永葆青春的城市——巴黎
- 177 · 绝命书
- 178 · 人文主义的伟大与极限
- 193 · 世界正变得单调

## 思考命运

- 200 · 黑暗中夜莺的歌唱
- 202 · 荷尔德林的诗
- 209 · 双重肖像
- 213 · 诚实的激情
- 220 · 回归自我
- 226 · 逃往音乐之乡
- 230 · 深渊之上的舞蹈
- 236 · 自由的引路人
- 239 · 自我描述的天才
- 246 · 他的命运的意义
- 257 · 跨越界限的人
- 266 · 上帝的折磨
- 277 · 决断和神化



触摸文化



## 致外国友人书

再见了，亲爱的人们，你们远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曾经与我共同度过许多兄弟般友爱时光的伙伴们。我们不得不长久分别了。现在我往敌方城市给你们寄出的讲话、信件及问候，不会有一样送到你们的手中。而且即使有一样东西找到了你们，也不会联系上你们的心。友谊和共同的爱好长期以来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现在我们突然被暴力拆散了。但是我并不为此而感到惋惜。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第一次变得互相不理解了——即令我们在书面的文字中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我们不再像这场战争以前那样是同样的人了。而且我们祖国的命运就在我们的感情之间。在近来这些日子里，我觉得你们遥远了，我觉得你们陌生了，而且没有一种语言能够使我们相互靠近，相互信任。我们的语言不能做到，你们的语言也不能做到。再见了，亲爱的人们！再见了，你们这些伙伴们！

在这个时候我的感情拒绝了你们，因此我就是以怨报德了吗？不，请你们不要那样想。我没有忘记任何事情。我没有忘记我们在殷勤招待的餐桌上相互端详的每一个晚上。我没有忘记我们挽着胳膊在梦境般的街巷里穿行的每一个晚上——现在那些街巷也许都传出了哒哒的枪声，也许都在骤然发生的大火中劈里啪啦地坍塌了。我知道，在你们的家里有我的住所，在你们的内心里有我亲如兄弟的特权。在我们中间常常一个人给其余的人讲说我们的诗人的名字。有时候他还会打开一本书，给我们朗读诗篇。那些晚上是多么美好呀！我们能够共同来解释和说明祖国的作品，那是多么美好呀！噢，那时候我们就深切感受到了，外国的方式通过爱和信赖能使精神无限地丰富，并且成为一种更加充实的生活感受！我的语言是德语，你们的语言是法语。这只能成为使我们联合的

一种有创造力的刺激。在持续不断的对比中，我们既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自豪，也为赞叹外国的价值而骄傲。如果有想要煽动民族情绪，或者想要制造民族纠纷的什么报纸，什么书，落到我们的手里，我们都会付之一笑。我觉得，你们当时也都觉得感受到了，我们的联合比一切争执都更为坚强有力。那时候我就认为，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比出身的纽带更为坚强有力的，是比语言的羁绊更为坚强有力的。凭借这种信赖，我们相处的时间变得很美好，祖国的概念也脱离开了帝国的边界。这是因为我们的兄弟情谊比一切语言更强有力，比一切扰乱争论更为纯洁。

亲爱的人们呀，现在，只要讲我的语言的弟兄们和讲你们的语言的弟兄们都是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只要还需要以共同行动的威力才能给我们揭示出危险，上述一切就都只能成为过去。

在白天永不闭幕的喜剧之后，又是晚间的讽刺剧；在一家豪华大酒店举行假面舞会。这些闲人，他们不会感到无聊，不会的。在那些高大的厅堂里，出场的依旧是燕尾服和低领服，钻石和飞眼交相辉映，公开地进行挑逗；这种场面，在交战国那里，就是再怎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也不会去想望的。他们还像以前一样，老坐着学孩子玩游戏：玩上流社会的交际、玩高雅、玩时髦、玩打情骂俏。欧洲垮了，成了废墟。每天死一万个人。满世界的卧室里到处都住着寡妇；冻得发抖。吉卜赛乐队吱里哇啦地奏乐。晚宴结束，舞会开始。一个裸肩的侯爵夫人走了出来，一个戴假面的中国男人站到她对面。假面相接，涌入舞场。这些假面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满场见不到一张人脸。吊灯明亮，跳舞开始，节拍甜柔，这期间，某个地方正有舰只在沉没，战壕被攻占，而闲人们正跳着各国的假面舞。我们就盼着，像曾经有过的，突然灯光熄灭，僵冷的墙上现出火字，写着有关伯沙撒的话<sup>①</sup>，或者写上但丁的诗句，那震惊人心的诗句：“而竟没人去想，这要付出多少鲜血。”（1916年于圣莫里茨）

樊修章 译

① 《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载：巴比伦王伯沙撒拿出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夺来的金银酒器来饮酒，忽然看见一根人的指头在墙上写字。伯沙撒王请来先知但以理解释墙上的话。但以理解释说，巴比伦运数已尽，即将分裂。

## 无肖像者的肖像画

我不知道，关于我这样一个无法形容的人，我向你说什么好呢？

摘自一封信

我们等于没有他的任何肖像画。这张极其迟钝笨拙的小画像和第二张同样没有多大价值的画像都显示了一个成年男子，一个年轻的德国人的形象，他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带着疑惑的目光，有一副普通的圆圆的孩子般的脸。从画里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位诗人或者只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没有特色吸引好奇者去在那副冰冷的面孔下寻找他的心灵；人们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什么印象，陌生，不满意，也没有好奇心。克莱斯特的内心在他体内藏得太深。他的秘密从未显露，从他的脸上也是画不出来的。

这也没什么可述说的。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朋友们关于他的性格的报道都很贫乏，全部材料给人很少实感。人们仅从所有的报告中一致地感觉到一点：他不引人注目，深藏不露，他的性格和他的面孔一样，有一种十分少见的不引人注目的东西。他没有什么迫使人们注意到他的东西。他激不起画家去画他，他也引诱不了诗人去报道他。他身上一定有种无声无息，难以察觉，奇怪的无重音的东西，一种毫不外露的东西，一种绝无仅有的捉摸不透的东西。数百人与他交谈过，但不知道他是位诗人。朋友和伙伴年年遇着他，但没有一次有文字记载，没有书信提到他。他三十四年的生涯中，其轶闻趣事加在一起还没有一打。为了更好地体会一下克莱斯特对他那一代人的影响，请回忆一下魏兰德<sup>①</sup>的报道

<sup>①</sup> 魏兰德（1733—1813），德国诗人和小说家。

吧，他描述了歌德抵达魏玛时的情况：他（歌德）的存在像一个火把，从远处就照亮每一个人，使人眼花缭乱，人们记得，拜伦和雪莱、让·保尔和维克多·雨果用光辉照亮那个时代产生的魅力，这种魅力通过言论、信件和诗歌千百次地流露出来。可是，哪怕用笔记录与克莱斯特会面的人都没有；克勒门斯·勃伦塔诺<sup>①</sup>的三行字是我们掌握的书面材料中，最清楚、最具体的画像：“一个矮胖子，三十二岁，圆头笨脑，说话颇有风趣，满脸稚气，贫穷但坚毅，”仅此数语，这些最客观的描写，也比任何画像描绘了更多的性格。所有的人都忽视了他的本质，没有一个人对他瞧得起眼，在别人面前他总是性格内向的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外壳太硬（而这正是他生存的悲剧），他将一切都闷在自己心里。他的热情不会使眼睛闪出光辉，他的感情爆发总是在开口的第一句话之前就压下去了。他寡言少语，也许是因为羞怯，因为他的舌头笨而且结巴，很可能也是因为他感情上的不自由，受到强制封闭所致。

他本人在一封信中令人震惊地承认他不善言词，他的嘴上好像封了火印。他写道：“缺乏一种表达的方法，就连我惟一拥有的语言，也不管用，语言不能描画出心灵，而语言给我们的仅仅是撕裂的碎片，因此，每当我向人揭示我内心的感受时，我总有一种恐惧感。”他就是这样一直沉默，不是因为单纯或迟钝，而是因为极强的羞涩感，而这种沉默，这种深沉的，苦思冥想的，压抑的沉默，他有时就这样数小时坐在别人之间，他的沉默是引起人们对他注意的惟一地方。此外他还有一定程度的心不在焉，好像晴天中的浮云。他经常在讲话时突然中断，并独自出神（总是朝那深不可测的深渊看去）。魏兰德说：“他吃饭时经常从牙缝之间自言自语地嘟嘟囔囔，并且显出一个自信的人的神态，或者他想到另一个地方，讲完全不同的话题。”他不可能聊天，也没有成见，一切传统的和负有责任的东西他全缺少，因此一些人预料，在这个石头般的客人身上，“有些阴暗的和古怪的东西”令人不快，而另一些人厌烦他的言词锋利，说话挖苦和拘泥于过分真实。（他有一次在自己的沉默受到激怒之后，显得粗暴无礼。）每次谈到他这个人，就没有柔和的

---

<sup>①</sup> 勃伦塔诺（1778—1842），德国浪漫派诗人。

谈话气氛。他的外貌和言语也没有显示出柔顺的同情。最能理解他的拉葛尔说得最好：“指责他太严厉了。”就是描述和讲述他的人，也只是显示他的内心，仅仅是他这个人的气氛，而不是他这个人的可塑的形象。这样，他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看不透的，“无法形容的”人。

大多数遇见他的人，都不注意他，或者带着一种恐惧的和尴尬的感情绕着他而过。认识他的人都爱他，而爱他的人，都狂热地爱他。然而在他在场时，总还是有一种隐藏的恐惧冰冷地掠过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束手无策。这个沉默无语的人出现在谁面前，就向谁显示出他的内心最深层，但每个人马上感觉到，这种深层就是深渊。也许没有人接近他，但他神秘般地吸引他人。凡认识他的人没有完全离开他的，但没有一个人在他那里坚持到底。他的气氛的压力，他的激情的过热，他的要求的过分（他几乎要求每个人与他一同去死！），太强烈了，若换第二个人就会无法忍受。每个人都想去见他，每个人都因害怕他这个魔鬼而却步；每个人感觉到，他与死亡和毁灭只有一拊之隔。例如普弗尔晚上在他巴黎的家中没有找到他，便冲进陈尸室，在一群自杀者中寻找他。又如玛丽·封·克莱斯特有一个星期未听到他一点消息，便叫她的儿子去搜寻他，制止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认识他的人，认为他无关紧要 and 冷漠。认识他的人，在他那阴暗的烈火前感到毛骨悚然和恐惧。这样，没有人敢接触并帮助他。他对一部分人太冷，对另一部分人太热，只有魔鬼仍然忠于他。

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一次说过，“与我交往是危险的”。所以他不怪罪任何不与他来往的人。接近他的人，都被他的烈火烤焦了。威廉明妮·封·曾格是他的未婚妻，他因道德要求上的不妥协而损害了她的青春。他使他最喜爱的姐姐乌尔莉克倾家荡产。他留给他的挚友玛丽·封·克莱斯特的是空虚和孤独。他拉着亨里埃特·福格尔同他一起走向死亡。他知道他这个魔鬼的危害，他的内心发生可怕的远距离的影响，他越来越多地、越来越拼命地退缩到自我深处，他比他养成的天性更其孤独。在最后的几年里，他整天在床上吸烟斗，写作，创作，深居简出，很少外出。外出时通常只是去“烟馆和咖啡馆”。他不爱说话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他越来越失去人心；当他在1809年消失几个月时，他的朋友们对他的生死漠不关心。他死了，没有人感觉到缺少他。若不是他结束

自己生命那样富有戏剧性，几乎没有人会注意他的继续存在。他在人心目中是如此沉默，如此陌生，如此捉摸不透。

人们对他没有概念，对他的外表没有概念，对他的内心也几乎没有概念。只有通过他的作品，他那一大堆信件才了解到一点他的内心，但是，这位无肖像者倒有惟一的一幅画像，即《我的心灵史》。这是一幅打动过它的少数读者的特别精彩的画像，是本着卢梭精神写成的自白书；这本书是在他去世前写成的，但是我们未见到它，他把手稿焚毁了，或者他的遗产的漫不经心的保管人将它像他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一样轻率地处理了。这样一来，他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三十四年的一生处在一团阴影之中。我们对他没有概念；我们只了解他那不可捉摸的同伴：魔鬼。

何世平译 赵乾龙校

## 死亡的热

凡是人的力量能办的，我都做了，——不可能的事我也试过了。我已经将我的一切孤注一掷。决定命运的骰子放在这里，我必须抓着它，但我输掉了。

《彭提西丽亚》

在他艺术的巅峰，在《洪堡亲王》发表的那年，克莱斯特也灾难性地达到了他寂寞的最高阶段。在他那时代，在他的故乡，他从来都不曾是忘记世界的人，失去目标的人；他抛弃了职位，他的杂志被禁止了，他的内在使命是使普鲁士参战，站在奥地利一边，但他落空了。他的宿敌拿破仑把欧洲作为卑躬屈节的猎物抓在手中，在普鲁士国王成为他的附庸后，成了他的盟友。克莱斯特的剧本从一个舞台转到另一个舞台，都未能上演，不是遭到观众的嘲笑，就是被剧院经理轻蔑地搁置一旁。他的书稿找不到出版商。他自己甚至找不到最低的职位。歌德避开他，其他人几乎不认识他，也不尊重他。赞助者不再理睬他。朋友们将他忘掉了。就是他最忠实的朋友，过去曾“被认为是皮拉得斯的姐姐”<sup>①</sup> 乌尔莉克也离开了他。他打出的每张牌都输了。他手里最后的最大的牌就是他的杰作《弗利德里希·封·洪堡亲王》的手稿。他不能再打出去了，因为他不再能坐在别人的桌旁，没有人相信他了。这时，他再次试图在失踪数月之后露面，同家人在一起。他又一次来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找自己的家人，让心灵享用一点家庭的温暖。但是他们给他伤口上撒盐，以恶言恶语相待。在那个中午时刻，克莱斯特家里人谁都神气傲

---

<sup>①</sup> 指伊菲革涅亚，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慢地瞧不起这位被解雇的公职人员，这位破产的报纸出版人，失败的剧作家。他被认为有失这个家庭的体面。这使他背脊上倒抽一口凉气。“我宁可死上百次，再也不要这种经历”，他绝望地写道，“我在法兰克福最后一次在午餐桌旁感受到的一切。”他被家人踢出家门，被他们撞回到自我深处，撞到他自已内心苦难的深渊。他心情沉重，感到羞耻，深受侮辱，跌跌撞撞地回到柏林，几个月来，他穿着破鞋，衣衫褴褛，悄悄地在各个衙门到处转，以求一官半职，向书商推荐自己的小说，《洪堡亲王》《赫尔曼战役》，但是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朋友们见到他如此光景，也都目光阴沉。最终他对一切都厌倦了，他对一切追求都厌倦了。“我心灵受到伤害”，在那些日子他颤抖地诉说：“我几乎想说，在我将头伸出窗外时，照在我身上的日光使我痛苦。”他所有的狂热都完了，一切力量耗尽了，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因为：

他的呼声无力地在耳畔回响，  
时代的旗帜插遍大门，  
只见旗帜迎风飘扬。  
他停止唱歌，希望同歌唱一起收场，  
双手放下古琴，泪水直淌。

由于世人当时对一位天才保持极大的沉默（也许只有在尼采身上有过这种情况），一个模糊的声音便触动他的心弦，在他整个一生中，总是在沮丧和绝望的时刻他就听到这个喊声：去死吧。从青年时代起，自杀的念头一直伴随着他。他还是个半大男孩子时，他制定了一份生活计划，他也就很早考虑过死亡计划。这种想法总是在无力的时刻变得强烈。然后，当狂热的浪潮，希望的波涛回落时，这个想法就像一块神秘的岩石出现在他的心灵之中。这种几乎强烈的要求结束生命的呼喊在克莱斯特的书信和会晤中出现的次数无法计算。人们似乎可以敢于说，这是荒谬背理的怪论：只有在他随着准备抛弃人生时，他才能完全忍受人生。他总是想死，他这样长时间犹豫不决，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他的本性，他过分冲动，无节制，因为克莱斯特要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也要在过度兴奋中，在感情洋溢时死去。他不想卑鄙地，可怜巴巴地、